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川字第九十四號
中華郵政局登記第四二[illegible]號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

兒童日報

第四四七號
兒童日報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創刊
社址 成都槐樹街第四十七號
營業部 成都祠堂街孝天大樓
價目
白紙 每份陸百元 壹萬陸千元
土紙 每份伍百元 壹萬叁千元
外埠郵費叁千元

宜昌外圍戰事激烈
共匪想要渡過長江
漢口將成立剿匪總司令部

湖北西部的戰事，仍然還是在宜昌外圍打。那裏的共匪羅厚福部隊，攻佔了荊門、當陽之間的河溶鎮後，就從那裏向宜昌進攻。現在，正在宜昌東面五十多里的龍泉舖地方，發生激戰。共匪要想渡過長江。

政府為了加強作戰，將要在漢口，成立華中剿匪總司令部。

大批洋米運到上海

最近幾天，很多美國輪船，裝了大批的米，運到上海來了。

地震！地震！
菲律賓的怡朗縣城
兩天發生二十三次

菲律賓中部地方，最近發生了很多次地震。單是怡朗城地方，在兩天之內，就總共發生了二十三次。

那個地方建築的牆壁，都被震壞；那裏住的人民，很感到不安；但是，卻沒有什麼辦法。

英國的新發明：
流動吃飯新方法
一頓飯只要二十分鐘

英國某工程師，最近發明一種革命性的流動吃飯的新設備。

這種新發明，係利用一種傳達帶，吃飯的人，坐於可移動的氣墊椅上，先飲湯，五分鐘後，氣墊椅即移動至另一部分，進大菜，十分鐘後，再移動至甜品與咖啡部分，所費的時間共二十分鐘。

各人的坐椅下，有地方可藏帽子、大衣與包裹等東西。

用這種方法，一小時內可供多人吃飯。並且又佔不了很多地方。

蘇聯空軍舉行演習
旅順、大連、海參威等地

旅順、大連、海參威等地，最近幾天來，蘇聯的空軍，非常活躍。他們的海軍飛行隊，曾經舉行了多的夜間轟炸演習。並且在沿海岸重要的地方，設立通訊網，以便好警戒空中的飛行。

大耗子的故事

自己挖的陷阱埋自己

石甘霖

傻大和傻二當然是兩隻耗子囉！他們倆是兩隻出色的好耗子。爲什麼呢？因爲他們喜歡玩，也喜歡唸書，還有一件頂頂喜歡的事，就是解除別人的痛苦。

這天早晨，天氣很好。傻大和傻二歡歡喜喜的在街上走，他們也沒有想定往那邊走！管牠哩！隨便往那邊走也好，處處地方都有痛苦的耗子，要他們幫忙。

「傻先生好呀！」

「傻先生好呀！」

「傻先生好呀！」

蛤蟆太太，汽車夫，……都在招呼他們，就連蛤蟆太太的小寶寶，也要細聲的問候他們。

因爲打招呼的緣故，汽車時常碰頭，因爲打招呼的緣故，許多小螞蟻，被人軋傷了，碰頭也罷，軋傷也罷，還表示大家都喜歡他們極了。

他們走着、走着的，走到一個地方。這地方很靜，好像很久就沒有耗子住了。

「這地方的耗子都走光了嗎？」傻大說。

「不會。」傻二說，「我們過去看看。」

他們走到窗邊，往屋裏一看，這一看不要緊，嚇！一個個小瘦耗子，伏在牀上，快要餓死了。

傻二看見這副慘象，他的心就碎成一片，兩片……了。

「怎麼啦？怎麼啦？你們沒有飯吃，沒有肉吃嗎？」傻大一邊喊，一邊從大門鑽進去。

傻肉？飯？從來沒見過！我們是吃草啊！」

「你們有田地，你們有手，你們自己作，自己吃，也夠了！這一定是另有原因。」傻二也趕來說道。

「咳！」小瘦耗子絲絲的說：「還不是那隻大耗子，他說全村的地都是他的？我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們沒有法子啊！我們大家都去替他作苦工，一個工，一分錢，連吃一粒米也不夠！他賺的錢就瞞在那座鋼屋中。他連工人也沒有，因爲怕工人偷他的錢！」

「你們去看過嗎？」傻大說，「一個好耗子對一切事情，應該去看清楚。看清楚以後，還要想法子解決。」

「不行！不行！」另一個瘦耗子說，「他房子外邊有許多陷阱，有些勇敢的耗子已經掉到陷阱裏了，他就剝他們的皮，吃他們的肉。」

「咳！連蒼蠅也飛不過去。」又一個小耗子說。

大眉頭一皺，就計上心來，他說：「老二，我們不是有兩根金條子嗎？」

「是！」傻二說。

「金用條子逗他去？」小瘦耗子齊聲說。

於是，……

這天晚上十二點鐘，全村的耗子都到大耗子房外來了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小的，大家很齊心。可是全村的耗子已經死了大半，現在只剩一百零二隻了。

這一百零二隻小耗子排成兩行。兩行前面擺上兩塊大石頭，都佈置好，小耗子就玩遊戲了：號令一發，每行第一個把金條子往石上『叮』的一敲，就往後而傳。傳到最末一個時，最末一個再跑到前面，又把金條子往石上『叮』的一敲，再往後傳。

這時候，四面靜靜的，什麼聲音也沒有，只聽見『叮！』『叮！』『叮！』這種好聽的聲音。

『叮！』音波透過牆壁，衝開了房裏大耗子鐵石的心。『叮！』緊跟着又是一聲。

『這是什麼聲音？』大耗子他豎起耳朵，對準方向細細的聽，『這是最美的音樂了！』

（下文接第三版）

△△▽

（今日的謎底是「炸彈」）。

歡迎投稿

（本文緊接第二版）

『林裏再也沒有金條子！要有的話，一定是我的。』大耗子慌張的把大門一鎖，就站在門外看。

『小耗子們玩金條子！一定是有寶庫，怎麼我不知道呢？我得趕快去，去遲了，他們會搬完的。』

大耗子出來的時候，小耗子們也看見了。於是他們按着原定計劃：左行的耗子把金條子往左邊陷阱一扔，『咯！』一聲，金條子不見了。右行的耗子也把金條子往右陷阱一扔，『咯！』一聲，金條子又不見了。

大耗子忍不住，大聲喊道：『別扔！別扔！』他飛奔過去，眼着金條子往陷阱裏一鑽，『咚！』一聲，大耗子也不見了。

小耗子們就進屋子去，歡歡喜喜地把金條都拿了出來。

猜一猜

包裹了許多層，
裏面存着黑良心，
忽然雷響一聲，
落地碎骨粉身。
（打一東西）

小朋友，請找找看，謎底藏在本日的報那裏？

勤快的小猪

★壞猪變好猪★

小豬兒合便拉下耳朵，
穿好衣服，
跟着奶奶往外走——
牠們走過大街，
來到小店門口——
店裏：
有娃娃，
有小船，
還有小象。
標價全是九百九十九元九。

× × ×

小豬說：『誰買這些死玩偶？
且待我爬上娃娃牀，
痛痛快快的睡他個又香又久。』

不料，

× × ×

奶奶要買玩具，送給街上那些小朋友。

一位年輕的媽媽說：
『這隻小豬眞好玩，
讓我買去送給阿狗』。

小猪說：『我不去，我不去。』

小豬喊：
『放啦！放啦！
不然，看我咬您的手。』

× × ×

奶奶聽見這話，氣得直發抖。
她說：『這年頭，光吃不動的都被打倒，
你怎麼還這樣丟醜？』

× × ×

這時，牠不懶也不睏了。
牠四脚亂踢，
身子一扭，
就滑下媽媽的白臂肘。

× × ×

牠蹓回奶奶身旁，
氣喘喘的說道：
『奶奶！快！快！
我來給您幫忙。』

× × ×

奶奶說：
『那來這麼勤勞的好孩子？
眞正是——比誰都強！』

× × ×

小豬兒偷偷的笑了一笑，
接着又輕輕跳了一跳。
牠說：『幸虧我是活東西，
活東西要勞動，
勞動纔有味道！』

（大×）

勤快的小猪
★壞猪變好猪★

立法委員候選人 李天民先生

李天民先生他不但是一位踐履篤實的新青年，而且是一位擁有千萬新青年的新青年，直到現在他仍然領導着成千萬的青年，向建國之途邁進。原來李先生是華陽縣中，一個貧苦家庭出身的。因爲窮，所以他深深瞭解窮人生活的困苦，和需要，因此少年時代的他，便立定了刻苦自勵求上進的向學精神，李先生曾先後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、黃浦軍官學校、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，及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第一期畢業，爲了使自己的國家走上富強康莊大道，他覺得離開了三民主義是沒有希望，於是在日本他即開始作黨務的工作了。當他二十二年卒業日早稻田大學後，即先後從事於新聞事業，幷供職中央各機關，對於主義，未曾有一絲一毫的動搖，而對於工作，更從沒有懈怠過，爲黨中同志所欽仰。民國二十六年，「七七」事變時，他以最大努力，完成了「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」，及「抗日手册」，兩部著述。

「七七」事變一起，李先生便同任覺五先生返川，任青年團成都區籌備處書記長，旋改四川支團籌備處，仍任書記。他組織青年，卒使青年在抗戰中，發揮了偉大的力量，完成了勝利與建國神聖的使命。因爲他深切的了解要抗戰到底，除了青年的熱血與能力爲首務外，其他也不過是勝利因素之一而已。李先生曾記得民國二十八年夏天，在青城山麓夏令營中說過：「中國當前的唯一需要是建國，建國的原則有三，第一是民主，第二是統一，第三是建設，三者不可偏廢」，直至今日，雖無過境遷，但這主張也何曾不適用今天的中國呢？基於此，我們不能不說李先生見解高人一着了。

這次他參加四川第一區立法委員競選，他競選的願望，他說：「本人是與青年們共同生活的青年，是農村改進的研究者，深悉青年與農民的需要，農民的痛苦，特願爲青年與農民的福利，在立法上作最大努力之謀求與爭取，如果立法委員可以分類的話，本人很願作一個青年的農民的立法委員」。

辛苦與快活

我們的話

辛苦是人人所厭惡的，快活是人人所歡迎的。大凡世界上一切幸福的成功，總免不掉經過許多辛苦的路程，然後纔能達到快活境遇。倘若人的一生，祇想要享受快活的時光，卻不曉得應有辛苦的關歷，結果一定是獲得痛苦和悲悔罷了！農夫手胼足胝，拖泥帶水，經過長期的耕種，纔能獲得糧食的收入。工人利用他的工具，終日流着汗血，爲社會的需要而製造用品，纔能取得相當的代價。商人爲謀人們的需用便利，不避跋涉的艱難，而轉運應用的貨物，纔能得到貿易的利益。軍人會克服自然——不怕風霜雨雪，和飢餓的痛苦——纔能殺賊禦侮；給人們維持治安。求學的青年，能專精所學；朝夕如斯，知識充實，纔能改造環境，使社會日趨文明，人類能得幸福。以上的例子，都是顯而易見的。可知一切事業的成就，非得先有辛苦的功夫，是不能換得快活的！

小朋友們！你覺得我的意見對嗎？如過是對的，還希望你能夠認識下面的幾句話：

早辛苦，早快活！

不辛苦，不快活！

辛苦是快活的代價！

教師生活這樣苦 你們何必去搶他

（重慶通訊）山洞四合嵐埡八保國民學校，於本月十二日晚上，被匪搶刼。那些匪人，身着便衣，脚穿草鞋，手拿電筒、短刀和木製的假手槍，衝進學校，將男女敎員女工等關入一屋內，搶去敎員龍符全、彭純貴、傅學儒等所有的衣物後，往白市驛逃去。臨行時高呼：「不准動，動就打死你們！」（大由）